

延安觀察家評蔣介石雙十節演說

——新華社延安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一日電——

對於蔣介石在雙十節發表的演說，延安觀察家評稱：空洞無物，沒有答覆人民所關切的任何一個問題，是這篇演說的特色之一。蔣氏說，大陸方尚有廣大土地，不怕敵人。寡頭專政的國民黨領導者們，至今看不見他們有什麼改革政治抗拒敵人的意圖與本領，只有一「土地」一項現成資本可資抵擋。但是誰也明白，僅有這項資本是不夠的，沒有正確的政策與人的努力，日本人是天天在威脅這塊剩餘土地的。延安觀察家認為蔣氏是強烈地感到了敵人的這種威脅，只要看他向人民反覆申述發着威脅，甚至說：「我自黃埔建軍以來，二十年間，革命形勢從來沒像今天這樣堅固」，就是他感到了這種

威脅的反映。他又反覆說不要「喪失我們的自信」，就是在漢民黨隊伍中，在大後方社會人士中，已有很多人喪失誠心的反映。蔣氏在尋找方法，以期重振這種信心。但是他不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任何一個政策或工作方面去找實作的方法，他找到了推諱飾非的方法。他說，「國際觀察家」都是「莫明其妙」的，「外國輿論對我們軍事政治紛紛議論」，都是相信了「敵寇漢奸造謠作祟」的原故。說也奇怪，邱吉爾、羅斯福以下的外國人，也和宋慶齡、孫科以下的國民黨人，國民參政會的大多數參政員以及一切有良心的中國人一樣，都不相信蔣氏及其親信們的好聽的申辯，都「對我們軍事政治紛紛議論」。蔣氏對於此種煩惱現象，一向沒有找出一個在他認為理直氣壯的論據，直到今年雙十節才找到了，原來却是相信了「敵寇漢奸造謠作祟」。於是蔣氏在其演說中，用了極長篇幅，痛罵這種所謂「敵寇漢奸造謠作祟」。他以為經他這一罵，一切外國人、中國人的嘴巴可被封住了。對於我的軍事政治，有誰敢再來「紛紛議論」的麼，誰就是相信「敵寇漢奸造謠作祟」。延安觀察家認為蔣氏這種指責，有失抗戰領袖的身分。因為，對於國民黨的寡頭專政，抗戰不力，喪敗無能才對於國民黨政府的法西斯主義的政

令與失敗主義的軍令，敵寇漢奸是從來沒有反對過，無寧是十分歡迎的。引起外様人中國人一數不滿的蔣氏所著的中國之命運一書，日本人作過多次衷心的稱讚。國於改組，國民政府及其統帥部一事，也沒有聽見什麼敵寇漢奸說過半句，因為保存現在這樣天天壓迫人民與天天打敗仗的政府與統帥部，正是敵寇漢奸的希望。蔣氏及其一羣麼來是日本誘降的對象，難道不是事實麼？日本人「反共滅黨」的口號，早已放棄「滅黨」，剩下「反共」，難道不是事實麼？日本人至今還沒有向國民黨政府宣戰，他們說，日本人與國民黨政府之間還沒有戰爭狀態存在呢。國民黨要人們在上海南京寧波一帶的財產，至今被保存得好好的。敵酋爛俊六，派遣代表到奉化祭了蔣氏祖先的墳墓。蔣氏的親信們暗地裏派遣使者幾乎經常不斷地在上海等地和日本人保持着聯繫，並進行祕密的談判，特別是在日本人進攻緊急的時候。所有這些，難道不是事實麼？由此看來，對於蔣氏及其一羣的軍事政治「紛紛議論」的外國人，究竟是「莫明其妙」呢？還是已明其妙呢？這個「妙」的出處，究竟是「敵寇漢奸造謠作弊」呢？這是在蔣氏及其一羣的身上呢？一個「四大強國的領袖」，在國慶這樣節日，對於外國人的嚴肅批評（其中包

括邱吉爾首相與羅斯福總統）指爲賄賂『敵』漢奸造謠作祟』，實在有失中華民國的體面。十分有趣的是蔣氏在此次演說中，提出了『本身能自立自強和獨立分担在戰役任務』一項要求，延安觀察家認爲這是蔣氏排外情緒的表現。事情是戰爭到了今天，國民黨政府及其統帥部如此昏暗無能，某些人竟爲在中國戰場上有設置同盟國聯合統帥部的必要。爲了拒絕此項要求，平素以專鑿外國援助爲法寶的人們，也談起『自立自強』了，並要『獨立分擔在戰役任務』了。在蔣氏演說中，還有一項虛問，是他否認中國將有內戰，但是他又說：『決沒有人再敢背叛民國，破壞抗戰，如汪精衛之流之所爲』。延安觀察家認爲蔣氏是在這裏尋找內戰的根據，並且被他找着了。有記性的中國人不會忘記，一九四一年，即中國叛賣者們宣佈解散新四軍，中國人民起來制止內戰危機的時候，在蔣氏的一次演說中，曾說：將來決不會有剿共戰爭，如果有的話，那就是討伐叛逆的戰爭。讀過中國之命運的人們也會記得，蔣氏在那裏曾說：中共在一九二七年武漢政府時期『勾結』過汪精衛。一九四三年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決議上，又給中共安上了『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的八字由頭。延安觀察家認爲讀了蔣氏這篇演說，使人感覺

內戰危險不但存在，而且在發展着。中國人民現在就要牢牢记着，不知那一天的早晨，我們的委員長會要下令討伐所謂「叛逆」的，那時的罪狀就是「叛逆」，就是「破壞抗戰，危害國家」，就是「如汪精衛之流之所為」。我們的委員長是擅長這一手的，他不擅長於宣布龐炳勳孫良誠陳孝強一流人為叛逆，也不擅長於討伐他們，但是他却擅長於宣布華中的新四軍與山西的決死隊為「叛逆」，並且極擅長於討伐他們。中國人民決不要忘記，當着我們的委員長聲言不打內戰的時候，他派遣了七十七萬五千軍隊正在包圍或攻打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人民游擊隊。延安觀察家的結語稱：蔣氏演說在積極方面是空洞無物，他沒有替中國人民與體邦人士所熱望的改善抗戰陣線找出任何有建設性的答案。但是在消極方面，這篇演說却充滿了危險性，蔣氏的態度越變越反常了，他強硬地拒絕體邦的勸告，同時堅決反對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強烈地仇視中國共產黨，暗示了他所準備的反共內戰的藉口。但是，延安觀察家認為蔣氏這一切的企圖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願意改變他自己的作法，他將搬起石頭打他自己的腳。我們誠懇地希望他改變作法，因為他現在的作法是絕對行不通的。他已宣布「反寃言論尺度」，就不應

該以相信「敵寇漢奸是謠作祟」的謠傳之詞來威脅與封閉人們「紛紛議論」之口。他既宣布「縮短訓政時期」，就不應該拒絕人們改組政府與統帥部的要求。他已宣布「用政治方法解決共黨問題」，就不應該又來尋找誤導中共藉以準備內戰的理由。